

在令和元年回顧

文 鄭政恆

有時，我們閱讀一首詩，覺得有電影感；有時，我們看一部電影，覺得有詩意。細心看，哪怕是《復仇者聯盟：終局之戰》（*Avengers: Endgame*）也有詩意的片刻。

詩與電影的專題，一直在我腦中醞釀，但總未能組成一輯。幸好，劉偉成傳來論宮崎駿動畫的長文，專題就有個好開始了。偉成在文中引錄宮崎駿的詩作，與電影對看，更從五行搭配、相生相剋、垂直動線、橫向張力、個人成長、群體關懷等角度詮釋電影。偉成說自己說不上是宮崎駿的死忠粉絲，但他確是解人。

宮崎駿本來以《風起了》為收山之作，全片以風和火作意象。電影一如堀辰雄的原著小說，引用梵樂希（Paul Valéry）的詩句：「風起了，努力地活下去。」（風立ちぬ、いざ生きめやも。）《風起了》似乎是完美的句號，但據說宮崎駿正著手另一部動畫電影《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》（暫譯《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？》），也許詮釋有待補完。

今年是令和元年，在東京淺草和八重洲書店逛一圈，以令和、《萬葉集》及上皇為題材的書籍，都疊置起來，放在當眼之處。赴日旅行之前，我在港人字講網站，看到李洛旻的長文〈日本繼任天皇改新年號「令和」不再典出中國古籍？〉，獲益良多，文中末段也談論到新海誠動畫《你的名字。》跟《萬葉集》的關係。但話題並不限於《你的名字。》，對日本文化相當了解的評論人果林，就將目光轉向另一新海誠動畫《言葉之庭》，同時緊扣日本現存最早的和歌集《萬葉集》。

且看新海誠動畫新作《天氣之子》，有沒有詩的痕跡。

踏入令和元年，這一期的詩與電影專題，總離不開日本。台灣的電影與藝術評論人徐明瀚，就評說風車詩社楊熾昌的詩論。楊熾昌是台灣日治時期的詩人，曾留學日本，引介未來派（Futurism）、立體派（Cubism）、表現主義（Expressionism）、構成主義（Constructivism）、達達主義（Dadaism）、超現實主義（Surrealism）、新即物主義（New Objectivity）等現代文藝潮流。這些潮流對詩與電影都有深遠影響，也透過風車詩社的引進，為台灣詩壇帶來新風氣。

回頭一看，本期的詩與電影專題，差不多可視為日本篇，將來或可看看世界的其他角落。

《聲韻詩刊》一直重視詩歌翻譯，葡萄牙女性主義詩人瑪麗亞·特蕾莎·奧爾達（Maria Teresa Horta）的詩十首，譯成華文，依然有一針見血的力量。而壞消息是澳洲重量級詩人馬雷（Les Murray）在四月二十九日去世；一個半月前，美國重要詩人默溫（W. S. Merwin）於三月十五日逝世。

我知道鍾國強一直喜歡默溫詩作，所以在三月十八日，我立刻請鍾國強譯詩寫文，意料不到，他不但傳來力作，文末更談論我十分喜愛的默溫作品〈致新年〉（“To the New Year”）。回想兩年前的新年，我將這首詩傳給世界各地的詩人與作家，我們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而相識。

因為詩，我們聚攏在一起。詩人走了，但詩還在，在令和時代。 ▽